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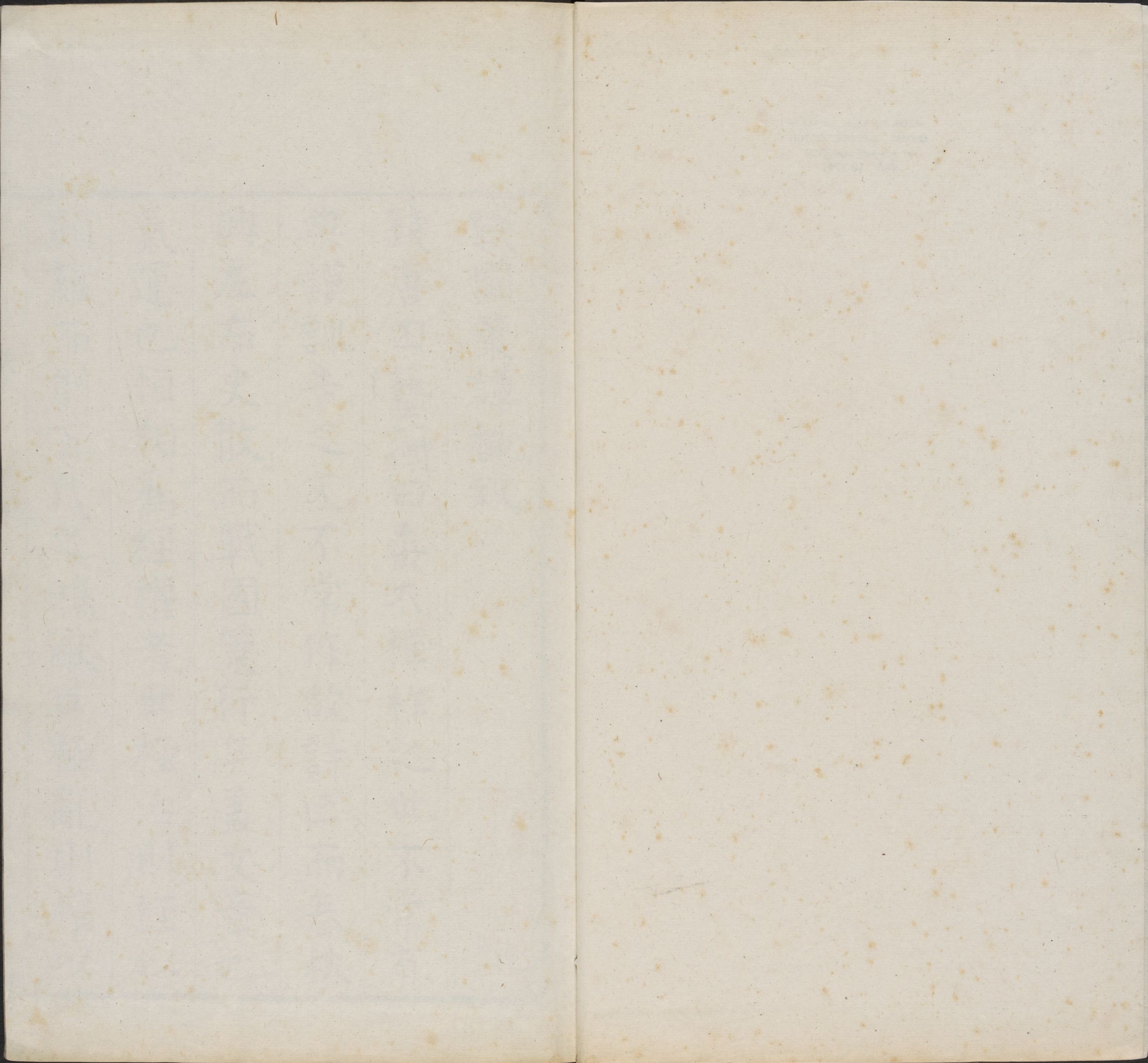
1

T2527/0202.B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戰國策譚檄叙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錢唐田藝蘅曰。垂衣禪祚之世。不常有。典謨訓告之文。不常作。故詩亡而春秋興。左右史散而戰國策行矣。蓋文章也。氣運也。恒相爲經權者。世極治則經以顯蘊。而創百代之鴻猷。世極亂則權以

脩辭而濟一時之劇務。際皇王之盛而欲為從橫闔闢之策。不敢也。膺戰爭之衝而欲為典謨訓告之文。不能也。何以故。時有所不宜。而勢有所不造也。孔子於春秋。孟子於戰國。曷嘗不雅譚王道哉。顧歷說即不入。所如即不合。辟諸飭

章甫逢掖。以救焚溺之危。需大羹玄酒。以活饑渴之萃。吾見其隨盡而趣斃耳。非章逢大玄之不可也。用之非其時。投之非其會也。即欲以無為俎豆之譚。井田築鑿之策。而解倉皇倒縣之民。悟奔走殘喘之主。烏可得哉。舉世學士。解度

真審勢。率以王術。而律戰國之策。政所  
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者。無足多譚也已。  
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名之曰梟伯。挾六  
經以令戰國策者。命之曰梟儒。通乎此  
而後可以譚茲策也。仁和張氏自主政。  
公與先兩大夫同舉於鄉。而不佞竊為

虞服周孔。蓋不獨齊魯為然。使老子居  
之。尚猶以不獲覩淳古為恨。而安用此  
裨闔揣摩之書。為維昇氏之治之。繇皇  
考而上。迨王父三世。益精將無好其文  
辭而已。夫文辭之益于時。至淺也。然  
而未可概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譚理。而

雄者孰有過于孟子與者哉。其次則孫  
卿第令儀秦代厲犀首之後。鼓頰而譚  
天德王道。為其自衷發之。其快口當心。  
將必有甚焉者。幸而利害之工。深入于  
中主之耳。以顯於一時。不幸而與中主  
合。出其恣睢簧鼓之技。而貽譏于天下。

後世則非其才之罪也。且夫叙事者之  
有戰國策。其于太史公昆季也。左氏則  
匹敵也。是三君子者。而產于殷周之際。  
當左右史之職。興衰治亂之所以然。與  
皇王心跡之微。必能委曲貌擬。使人躍  
然而興感。何至寥寥迄今。嗟乎。此非諸

儒先所與曉也。諸收譚榘者。左袒于茲。策者也。維昇氏三世。則又左袒于譚榘者。也是故不辭而序之。知我罪我。我安與哉。

吳郡王世貞撰



仁和後學柴應楠敬書

戰國策譚榘序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兩周而終宋。其人則自周安而終秦始。其事與文則雜出諸名卿游士之屬。太史公曰。其成資以編史記之十二。而其書故隸漢秘閣。劉向稍較定為三十三篇。鮑



鹿合之為十卷。鹿渡與高誘各為之訓。故吳師道衷焉。其用至于今而猶有未暫者。仁和張維昇氏治鉛塹之業者。累世矣。於它書自謂雞肋。而獨此策不減。杜征南即必證之。古而反之。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蓋書成而諸揚扞之精。

者皆傳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楸問序于不佞。不佞嘗習諸儒先言天下之亂。至于戰國極矣。王畿之大。蠶食之使不能當一小郡。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為七。其民日尋於干戈。其俗有壯而無老。有喪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六從。暮而秦

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於陽智用  
于陰巧之極至于易姓而人不知驚毒  
之所發身滅而猶能快其恨即小有可  
稱述者不過市魁盜俠之馭為仁義者  
耳今天下稱極治至安歛手而承一帝  
者凡十餘代闡闡詩書衿裾禮樂稱唐

交成者已四世矣維昇之皇大父又嘗  
同事泓穎故雅知其世受孔孟之業而  
善為蘇張之譚者至維昇而益善之迺  
集今昔最善為譚者聚而成極以備是  
家之闕以立一家之言茲譚極之所由  
著也若夫較補正之異同識地里之沿

革則於茲策有赤幟焉。是則維昇之所  
以益善為譚者。與且維昇少長垂衣之  
世而故善為戰國之譚。則文之昌而運  
之隆也。不益徵矣乎。若蘅麟。極捫蝨人  
也。玉塵空。撫天口奚補。又烏足以溷百  
家之美譚。

大明萬曆丁亥春三月九日書於品齋  
精舍



虎林後學張文頰書

刻戰國策譚榷小引

吾宗有弟曰子登者善時藝能古文詞  
六經以下及諸子史靡不涉獵其於戰  
國策尤耽嗜不置年四十始推上南宮  
數上數罷還豈詞古不與時合抑命運  
阨窮不可知也子若孫仍好史策其私

授受曰先秦書惟戰國策最古即不盡  
軌於道文寔雋永自昔名家多祖法焉  
其中獨取吳氏註釋病本文訛舛每欲  
一定正而遽捐館舍長孫文燿效法先  
人勉承遺意乃不憚煩勞校讐數四復  
構諸名家譚評及史籍有相發明互見

者悉采摘之謄錄成帙以示文學博士  
田子秬田輒出先世與其居常論著諸  
語分屬益入撫卷嘆曰此非譚之概乎  
遂題曰戰國策譚概所善徐伯仲項叔  
子咸號博雅請付梓人以示公好余爲  
紀其本末如此

扁林張瀚識



後學吳邦相謹書

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

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敘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

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

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  
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  
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  
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  
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  
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  
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  
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  
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爲戰國貪饕無耻競

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  
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  
恃固運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  
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  
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  
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  
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  
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



爲一以備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  
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  
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  
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  
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  
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蕪諸  
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  
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  
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抗殺儒士上

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  
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  
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  
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  
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  
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  
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

脫一字

故其謀扶

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  
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  
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  
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校戰國策書錄

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  
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  
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  
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  
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  
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  
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  
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

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

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說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救故古之聖賢

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

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戰國策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  
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  
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從橫之說學者諱  
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  
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檣杵書惡也魯曰春  
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  
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  
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

之從容養叔之習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  
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  
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  
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  
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爲之說非此  
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  
或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揉劉向  
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旣疏畧無所稽據注又  
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

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  
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  
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  
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  
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  
得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  
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題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  
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  
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  
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  
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  
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  
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  
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

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互有失得余  
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爲踈  
略後再叩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  
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  
用堊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  
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莘作唐史釋音  
釋武后字內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  
據云然堊乃古地字又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  
或有自來至於惠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

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  
邪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  
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  
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  
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  
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他書可以証悉注於  
旁辯欒水之爲漬水案字之爲語助與夫不題  
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  
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



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  
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  
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  
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  
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  
不可得而質矣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予居  
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  
不爲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  
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項歲予辯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  
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  
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蓄者後得於一舊士人  
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  
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朴元祐在館中取  
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  
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粹諸本  
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  
高誘注間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

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今威憲今則皆顯於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旣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道識

戰國策後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  
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  
向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  
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  
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  
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  
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  
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宣和間得

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  
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  
峯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  
改用此字殊不可解竇華作唐書釋武后用峯  
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峯乃  
古地字又峯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  
於惠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云  
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內  
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

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傳  
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而正文遺逸引

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

豫讓擊襄子之衣  
衣盡血呂不韋言

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還拔中  
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逾作癒字

廣韻七事

晉有大夫芬質者撫文切羊千者著  
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諸晉

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肇訓門  
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

玉篇一事

驥  
仰

而噴鼓  
鼻也

太平御覽二事

潤若耶以取銅破惠山  
而出錫廊廟之椽非一

本之枝先王之  
法非一四之志

元和姓纂一事

引風俗通云  
晉大夫芸賢

春

秋後語二事

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  
平原君覽者注云躡躡躡之名後

漢地理志一事

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

後漢第八贊一

事

蘇頗為入勇驚而好士

藝文類聚一事

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鐵為矢

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壯堂書鈔一事

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

徐廣注史記一事

韓兵入西周今成君辯說秦求救

張守節正

義一事

碣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

舊戰國策一事

羅尚見秦王曰秦四

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

李善注文選一事

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

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

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

儀說惠王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

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其

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

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於姚注本者文

皆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

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注

者今未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

之左方以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踈畧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殷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踈畧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

專以史記爲據焉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  
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  
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  
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  
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  
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  
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傳會乎又  
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據  
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

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  
陋如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  
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  
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  
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  
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  
子說秦王以爲何人魏惠王盟白里以爲他事  
以魯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  
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

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猶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郊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聞

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



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予深辨而詳究之何其矣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謾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

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校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可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

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闔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惟恐其不深揮闔之辭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

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

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  
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蕪則氣必  
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  
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救舉  
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正書志列於縱橫  
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  
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  
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  
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

於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  
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  
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  
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  
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  
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  
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  
可訾乎

# 戰國并國地理圖



渾沌既分陵谷高下自然成象而都邑因之唐虞時中國未廣其地里亦無所傳至周遂分爲千八百國卽今一郡一邑也春秋并爲十二戰國又并而爲七所謂離爲十二合爲六七是也及夫嬴秦既滅二周盡吞六國始成一統曾未二世而復歸于漢以至

我朝其沿革分裂大自不同俱詳于列國之下茲不復贅云

戰國策譚椒凡例

是策自漢而下名公詎儒多所議論而鮮有成集者唯陸文裕張太岳陸北川唐荆川田豫陽許茗山歸震川王父與瀛公田香字十餘家評抄其一段一事者各見之文集子史悉羅而置之上方其總譚國策不宜偏屬者俱列之篇首爲譚椒附錄

是策文鮑氏所加塗抹等字吳氏校本舊並存疑然字多重疊殊不便讀今止錄元字增字

削之有一二訛舛者仍註於下  
策內列侯名或註或不註今於諸書可考者補  
入無者仍舊

吳師道較本於秦策無李斯上逐客書楚無弱  
弓對中山無饗士章今從舊本以諸善本參  
之補入焉雖非吳氏校註者然亦不失爲全  
策

舊本列國之下雖有地名俱與國朝不同今按  
一統志各註今時地名於每國之首以便視  
覽至於篇中不敢繁雜混入吳氏校証者

戰國策舊本無地圖然古今地名沿革不同且  
縱橫之譚未易通曉茲按戰國地圖參入國  
朝地圖列之篇首庶遠近攻取之勢一覽在  
目

策中事有可疑文有缺失考之各書聞之名言  
即於上方曰按某書某人云

是策鮑氏定爲十卷然策之多者卷帙獨重或  
不便於觀覽合以其多者分爲某卷上某卷

下以列之而卷則仍其舊

劉向所校定三十三篇鮑彪合爲十卷更次章  
條正其衍說吳師道譏其淆亂元次然不可  
偏廢茲篇目仍劉卷章因鮑庶全二氏之意  
吳師道所校註其中正曰者著其未明補曰者  
發其遺漏參訂二氏之意極爲微妙時本有  
雖從吳氏註而或削其議論茲從舊本考証  
之不敢加損以失吳氏本旨

諸本刻者多以宋衛中山等國連合爲一殊爲

失體今各開卷以別之

是策古今序題識者甚多然繁冗不能盡載今  
止或註或校者錄之其他有一二議論可取  
亦收之附錄庶不沒其善云

戰國策譚椒凡例

終

戰國策譚椒姓氏

賈

誼

字

洛陽

司馬遷

字

子長龍門

劉

向

字

子政彭城

高

誘

字

涿郡

陸

機

字

士衡華亭

劉

勰

字

東莞

劉禹錫

字

夢得中山

柳宗元

字

子厚河東

劉知幾

字

子玄彭城

鼂以道

字

曾

鞏

字

子固南豐

張

耒

字

文潛淮陰

司馬光

字

君實夏縣

王安石

字

介甫臨川

蘇

軾

字

子瞻眉山

蘇

轍

字

子由眉山



胡寅 字明仲 崇安人 林之奇 字少穎 侯官人

劉辰翁 字會孟 廬陵人 呂祖謙 字伯恭 金華人

費衮 字人 吳錫 尹起莘 字人 遂昌

鮑彪 字人 縉雲 羅大經 字景綸 廬陵人

朱熹 字元晦 婺源人 馬瑞臨 字人

姚宏 字令聲 剡川人 李文叔 字人 東陽

吳萊 字人 吳師道 字人

黃震 字東發 慈溪人 陳仁祖 字人 浚儀

耿延禧 字百順 山東人 李塗 字性學 人

王應麟 字伯厚 慶元人 葉夢得 字人

真德秀 字景元 浦城人 洪邁 字景廬 鄱陽人

樓昉 字人 鄞縣 王覺 字人 清源

姚寬 字令威 剡川人 金履祥 字人 蘭谿

高似孫 字人 楊維禎 字廉夫 會稽人

方孝孺 字希直 寧縣人 楊士奇 字以行 泰和人

王懋 字敬勉 錢塘人 王鏊 字濟之 吳縣人

吳寬 字原博 長洲人 丘濬 字仲深 瓊山人

邵寶 字國賢 無錫人 錢福 字與謙 華亭人

李應禎

字禎伯長洲人

李東陽

字賓之茶陵人

李夢陽

字獻吉慶陽人

何孟春

字子元郴州人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

康海

字德涵武功人

何景明

字仲默信陽人

陸深

字子淵上海人

鄒守益

字謙之安福人

楊慎

字用修新都人

霍韜

字渭先南海人

王廷相

字子衡儀封人

許相卿

字台仲海寧人

林希元

字茂貞同安人

田汝成

字叔禾錢塘人

陳沂

字魯南鄆縣人

陸粲

字子餘長洲人

羅洪先

字達夫吉水人

唐順之

字應德武進人

許應元

字子春錢塘人

黃省曾

字勉之吳縣人

薛應旂

字仲常武進人

許應亨

字子夏錢塘人

馮叔吉

字汝迪慈谿人

柯維騏

字奇純蒲田人

閔如霖

字師望烏程人

諸燮

字子栢餘姚人

吳鼎

字惟新錢塘人

凌約言

字季默烏程人

茅瓚

字邦獻錢塘人

歸有光

字熙甫崑山人

董份

字用均烏程人

高儀

字子象仁和人

瞿景淳

字師道常熟人

王慎中

字道思晉江人

汪道昆

字伯玉歙縣人

茅坤

字順甫歸安人

余有丁

字丙仲鄞縣人

張之象

字玄超華亭人

張居正

字叔大江陵人

王世貞

字元美太倉人

何洛文

字啓圖信陽人

徐中行

字子與長興人

馮覲

字晉叔海寧人

朱碩燠

字孔炎南陽人

沈津

字維敬從化人

王祖嫡

字胤昌信陽人

黎民表

字伯貞武陵人

胡汝嘉

字

江寧

龍德孚

字伯貞武陵人

李元齡

字仁卿成都人

王緘

字仲默文安人

胡時化

字

歐大任

字楨伯南海人

李裴

字子田內鄉人

李蔭

字襲美內鄉人

徐成位

字惟性景陵人

劉黃震

字玄子光州人

林夢鶴

字獻禎信陽人

沈懋學

字君典宣城人

陸穩

字汝成湖州人

張應登

字王車內江人

張洲

字子登仁和人

王士崧

字中叔臨海人

田藝蘅

字子藝錢塘人

王士性

字恒叔臨海人

戰國策譚椒姓氏

終

戰國策譚楸附錄

劉勰曰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不叙故卽簡而爲名也

又曰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

劉知幾曰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并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楚燕齊三晉宋

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或云漢代  
劉向以戰國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策  
朱熹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  
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  
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  
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  
偉氣非衰世治國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  
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李文叔曰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押闔誦誑  
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  
讀之則必尚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  
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  
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  
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  
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  
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  
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  
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

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  
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  
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說  
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  
自夏商積制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略當其  
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  
制度條施目說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  
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寢  
淫陵遲幽厲承之於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

來旣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於  
是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  
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  
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  
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  
馬端臨曰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  
夫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長  
短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戰國  
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

凡十二國三十三篇繼春秋以後記楚漢之  
興總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二缺第二至十  
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卷  
今缺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吳萊曰自其文辭言語而觀之雖楚漢戰爭之  
勢尚為近焉已不能盡及其它則曹魏鼎足  
而割劇李唐叅布而分藩交兵之際奉使往  
來權術相傾議臣逢蠱起曾無異於戰國楚漢  
紛紜之時者竟未嘗有一言語之懷動一文

辭之譎勝雖以當時史臣極力摹擬而為之  
亦且羞澁畏懦衰耗促數無復有昔時辨士  
說客之遺風矣是故世之讀國策者卓然自  
為先秦之古書不可廢也

耿延禧曰昔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  
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宓借戰國從橫用之  
何為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  
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  
古書其叙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

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

王覺曰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於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

黃震曰甚矣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就功名尚皆依倣先王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侯之服從子產叔向之所優者詞辯也亦必昭舊典而後能却強國之侵暴更春秋入戰國七雄爭強風俗益變雖使管仲復生盟誓已無所施雖使子產叔向可作辭命已無所恤惟日夜鯁鯁然謀所以侵人之國亦日夜惴惴然懼人之侵其國利害交戰志念



搖蕩士生其間始習爲揣摩之術以軒輊之  
朝秦暮楚倏寒倏暑舉四海生靈之命盡簸  
弄於游士三寸之舌諸侯明知爲其所詐而  
不敢問明知爲其所敗而不敢殺何也忤於  
此必逸於彼毒於我將滋甚也殺其一必杜  
其餘我將無與共國也嘻其無忌憚也固宜  
然今考其所謂揣摩大要不過合從離橫之  
兩端要其節目又不過獻地於彼取償於此  
或陰合以緩兵或中立以乘弊之數說展轉

相因無非故智投機輒用有同套括如馮章  
之獻漢中以給楚卽張儀之獻商於以給齊  
如陳翠之說燕太后以質子卽左師觸龍言之  
說趙太后以質子獻珥立后昭惠所用向楚  
卽薛公所嘗伺齊夜行自喻段產所用說新  
城君卽白珪所嘗說新城君忠妾進酒之喻  
蘇秦旣嘗用之以鉗燕蕪代又復用之以鉗  
燕王斗說齊宣王爲寇必使工爲國不使工  
而使便僻魏牟說趙爲寇必待工爲天下不

待工而使幼艾他日客有謂冥馬必待工者亦此類也淳于髡謂兔犬俱斃而田父取之蘇代謂蚌鷸相持而漁人得之他日陳軫謂兩虎既斃一舉盡得者皆此類也甚至道聞土梗之鄙語蘇秦既施於孟嘗再施於李兌脇以他有美女之細術張儀先用於鄭褒以取金後用於鄭褒以脫身儀秦之於戰國所謂傑然其間爲游說宗師者且一說而一身襲用之况於其餘又可槩見特以天下分裂

辨說交馳此之不容彼之必售一時諸侯不得不屈以聽之其所以念生民之禍蓄時人之怒者蓋非一日之積七雄既并而爲秦士之見賤也亦勢矣嗚呼士所以措天下於治者也而反以助天下之亂尚得謂之士乎愚嘗謂戰國二百餘年間惟魯仲連正名義止帝秦爲天下士惟孟荀明正道宗孔氏爲萬世士彼紛紛者不足言士

洪邁曰劉向叙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揉莒本

字多脫誤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類者多餘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抄藝文類序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採之事九十有二則明白光艷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晁以道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五號向以爲皆戰國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上繼春秋下繼漢楚之起凡二百四十五年之間崇文總目多缺至皇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註今止十篇余逸歷代以其記諸國事載於史類予謂其紀事不皆實錄難盡信蓋出於學從橫者所著當附於此

葉夢得曰春秋以後接秦之興無本書可考司

馬遷史記雜取諸書及野語流傳會聚之所成也故戰國一節不敢使與左傳同便為成書直加據史而戰國策本遷所憑依粗有諸國事讀者以歲月驗其先後因之以知得失或庶幾焉且其誤權立計有係當時利害之大者學者將以觀事變固不宜略然十纜一二耳其餘纖碎反覆徒競錐刀之細市井小人之所羞稱所謂不足以挂牙頰也又烏在其皆可喜而可觀哉夫習于儇陋淺妄之誇說使與道德禮義相亂其為學者心術之巨蠹甚矣

高似孫曰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得而辯者况於楚漢春秋陸賈

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陳祖仁曰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焉惟欲強此以弱彼而游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鬪爭諸侯矜訾婁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

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僨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

方孝孺曰文武之道至於春秋委地矣孔子之作春秋傷周道之衰也夫豈知春秋之法復委地於戰國之世乎嗚呼朝覲會同之禮不修於天子之庭禮樂征伐之柄或輕易於諸侯之雄君臣上下之紀隳而篡弒爭奪之事

起此孔子之所甚痛也然其時天下諸侯猶知以尊周爲義狼攫狐顧而不敢肆其無厭之欲蓋道之在人心者尚有未泯耳及乎戰國則不能諸侯或遣一介之使而讓周或與師臨之而徵其鼎或責王入朝一旦而遂滅其宗廟其所自來者久矣功利熾而仁義銷矣游說行而廉耻衰矣譎詐盛而忠厚之風息矣謂乎十二國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及求其指意非謀以奪人之國則以搖人

之位非間人之骨肉則皆眩惑人之事或大言倨禮以激之或佯疑曲問以入之或卑聲屈體以異其哀或正貌詐心以釣其名或揣其志而施其計非不博且富也欲一簡之合乎道而不可得豈惟不合乎道欲一簡如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之言亦不可得矣先王之遺澤餘化漫盡而國家繼之以亡豈不哀哉然其待士之禮猶有存者故得以廣聽周知匡扶其國久而後俱并於秦至秦之始皇則

自任其智棄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  
而不法巍然獨申其尊以爲可恃而其危亂  
不旋踵而卽見於是戰國之遺法復委也矣  
悲夫

李滄曰孟子之辨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  
不明戰國策之辨計利害不計是非而二者  
胥失之

李夢陽曰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  
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

尚一足傳傳斯述矣况四乎四者何也錄往  
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工文者模其辭好  
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  
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  
也以此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  
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眚  
細眚人詳物叢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  
識記之博洽談之奇俛故曰迹事者該而其  
爲書也立從橫倡押闔勢利啖軋讒誑傾奪

無復庶耻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群兒一餅  
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蔑  
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  
申韓為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  
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謬諛者程其欺故曰  
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  
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竟日之難辨而一言  
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眈其體  
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

模辭者巧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  
明也經不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  
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土壤  
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於習  
述者徇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  
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  
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發乎  
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  
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



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  
駸駸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  
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

王廷相曰戰國策者先秦紀事之書也要其指  
歸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  
何以言之攝權變以鈞利蓄狙詐以交外倖  
近小以爲得便苟偷以爲安其心隱忍其事  
欺謾其術鄙陋委瑣畔於正軌遠矣而時君  
闇劣懾於禍患一切傾心聽之由是兵戈徧

於九域生民塗其肝腦古昔聖人休靜天下  
之澤斬然無存嗟乎世變至此極矣當是之  
時秦獨強秦人出關六國之人皆動非兵戈  
之構則要質之講非應秦之敵則與國之合  
由是觀之雖有孟子仁義不忍之心井田常  
產之政夫孰暇而聽之又安能施之耶故曰  
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雖  
然自春秋以還二百餘年之跡使無是書則  
湮鬱無聞仰稽世變之學亦在所不可廢矣

馮叔吉曰論者以是書逞捍闔之雄明其說於天下者在所當權噫亦甚矣彼國策者時則然耳余謂知其說者天下可運諸掌也如以其文史記猶撫之况今學士哉至若蔡氏論處功名之際蘇子談兵樽俎之間魯連抗義於帝秦之時其工擇言於中酣之頃皆不詭於儒家指畧彼以縱橫長短而黜之非儒之通者也

陸深曰余喜讀蘇氏書側聞先儒悉謂蘇實原於戰國策竊以是書古昔大儒多以其縱橫之習鄙而棄之故視他古書舛錯尤甚中間雖經劉氏曾氏之手今所傳本則鮑彪氏吳師道氏所為校釋蓋因劉曾之舊而加密焉者鮑氏嘗詆高誘為陋儒然鮑之高論自專動以聖賢律游說之士是其所短而吳氏主於攻擊鮑氏持論徃徃失之太過反有不若鮑之得其平者

楊慎曰史始於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

書雖雜出然而紀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  
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人一辭不能贊者矣  
春秋之傳各以其意什經而其事傳焉若國  
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史記下十  
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

田汝成曰自周之尚文也其末不得不勝其流  
不得不史仲尼因史記而修春秋詞嚴義正  
為萬世法一降而為左氏國語再降而為戰  
國策其書不同各紀一時之事有足采者但

正者十三而譎者十七耳亦時使之然也所  
謂其敝也譎者是矣逐客坑儒焚書之禍又  
何採怪乎

王世貞曰檀弓考工記孟子左傳戰國策司馬  
遷聖於文者乎其叙事則化工之肖物

又曰宋姚宏戰國策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  
所采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其正文  
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  
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

單臣年附錄  
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家碣石  
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陵王游大  
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今本所無也  
至於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  
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  
茅坤曰蘇秦張儀并戰國縱橫游說之詞遠以  
傾亂人國本不足觀覽特其詞言利處則諱  
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要  
之同自陰符中出

王篆曰余觀劉子政精忠直諒衰最漢儒乃其  
博物洽聞總百家之叙讐及戰國一書或以  
其退孔孟而進從橫者流爲是策疵夫孔子  
尚矣孟氏邁七雄角力之會屹然述唐虞三  
代之德妾婦儀衍詆訶宋控勾踐淳于髡輦  
諸游士寧不謂笈絕賢豪哉然其馮軾盛駟  
環歷齊梁鄒滕之國緩頰以干其主暇則鼓  
掌奮髻聚談以相靡方諸游士明辨而是策  
顧不一二記載也抑斯世迂濶王道黜其說

弗錄耶非然也儒者之視百家縣隔奚啻逕  
庭今讀孟氏書七篇炳然明備若星日中天  
是策僅存而舛衍殘闕矣次者幾半余意當  
其時道術雖烈而人心涇渭不遽漸淆故其  
推尊孟氏與六籍孔子同科因敢以王道雅  
談亂之權謀押闔之說合載而傳也疇曰迂  
之弗錄耶司馬子長上下古今才識甚偉獨  
怪其傳孟氏以雕龍炙轂者附之及其論六  
家指要直麾從橫者流不列蓋謂其家猶不

得與六家並矧孔孟哉近世覽是策者往往  
律以孔孟之道互較失得譬欲派涇流而混  
之渭也非篤論矣然則策何以傳也周季二  
百餘年國列政具人該物叢考往者所必攬  
述且其書比物連類旁稱遠引情深辭蔚又  
秉彤修翰之赤幟也至其闕時之急而善爲  
揣摩能以微言隱義相感動大功有足多者  
顧善用之何如耳

姚三才曰國策衰世之文乎右權游俠而左道

德其於忠臣義士蠲名爲尚跡者猶能闡而揚之則剝之上九所謂碩果不食者也然雄辨變幻自是宇宙間一種好文字以故太史公多祖之而回視左國亦諒淺矣

李袁曰劉向序戰國策謂戰國之士度時君所能行而爲之說茲其意未過也而曾子固乃非之云戰國遊士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害云云考張儀說楚王曰從人飾說虛詞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子固得非祖之此耶而重抑劉說何也

胡汝嘉曰春秋戰國王侯文士之詞淳古玄奧妙奪化工莫知師傳無從擬議初學熟讀潛玩自然神與意會譬之吸沆瀣餐朝霞不惟可以洗滌塵襟亦將變易肺腑矣

張一鯤曰諸凡書非出六經者亡能絕純而亡訾顧其純而可觀可多識者在其訾而不可訓者亦在如夏璜之潤考蜀錦之文綉紕類

莫得而掩也然卒莫得棄也孔子物語絕其  
後二百四十餘年戰國相殘相墮相襲相劇  
而爲楚漢誰爲甄序而信諸遠雖有陸賈司  
馬遷無所事載筆矣是史氏之綜軸也押闔  
短長誦誑相傾奪之說卽不根諸理道然縱  
之以陽閉之以陰肌豐而力沈骨勁而氣猛  
驟迴於咫尺不爲近而步逸於八極不爲遠  
曉變其故詞不爲襲而甲折其新意不爲駭  
古今設文之士率曰先秦秦之先非六國乎

其文之可讀者具是是文家之郭郭也山東  
之主愚於策士矜激泛濫之說而傾其國故  
秦閉關謝客儀秦衍軫之徒亦自愚於其說  
而殺其軀故蕭曹輩與宗黃老而塞兌關中  
之主又自愚于其狙詐武健而亡其天下故  
漢解網是主臣之轍鑑也胡可言棄也讀是  
書者譬如求魚海濱伐材山林至於鱗介之  
修短柯條之鉅細在漁人匠者審擇之而已  
審擇之則子長文之爲史記表悅齋之爲天

下要書李文叔名之爲至寶不審擇之則如  
曾子固所云禁之戒之放絕之而已嗟乎楚  
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申韓之語不必仁義  
而諸葛武侯有味乎其說七法五輔八觀諸  
篇不必純乎王道而房僕射手注爲之究心  
故夫書不必盡出於六經者然後可無棄也  
沈津曰十二國所載繁辭瑰辨爛然盈目亦可  
謂博且富矣太史公採擇以成史記後之人  
遂以爲天下奇書而好之夫人患理之不明  
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  
而不足爲病也矧是書記二百四十五年之  
事有可以考鏡者乎

田藝衡曰六經之後便有左國戰國之文非無  
美辭或理不副之耳若夫推及本原攻徹奇  
詭闕衍無外要眇入微後世談士極其從橫  
變化卒不能出其範圍得不謂之妙絕籌策  
者乎略其理而審其辭斯固足多也已  
又曰今之人動輒以利功脣舌誚戰國之士



大不知量也。今之士莫不以三代震世豪傑，自命求其一言而即取相位者；誰與能因一言而即讓相位者；誰與能因一言而即退一相，進一相者？又誰與竊慮今之辭章論策，非不累千萬言，欲求如當時足以排難解紛，卻敵存國於呼吸間者，或不能不為之縮舌遠讓三百舍矣。知此者，然後可與譚是策也。

揚

戰國策譚極卷第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武林張文燿校輯

西周

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氏皆周地也。○按西周在河南河南

今府洛陽今縣穀城今縣平陰今河南河南

偃師今縣鞏今縣東周緱氏今登封縣正

日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

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

即郊鄆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

戰國策卷一

一

公焉。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鄩也。東周，東都也。威烈王以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謚惠。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西周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王也。征伐謀策，稱東西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非也。」赧王特徙都西周耳。當以趙世家為正。以上並大事記文。按高誘注：「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今洛陽。世本云：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及索

隱正義所載甚詳。獨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不紀。西周公仍舊誤也。鮑考之不精，即以西周為王，謂之正統，謂東不得先於西。亂易舊次，此開卷第一繆。近時陳振孫書錄特舉其首，西周為美，亦失考。所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說亦甚明。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左傳以十二月入王城。三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定遷在既城之後，而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即京師，亦未考。王城成周之實，而誤合為一也。要之此文古今說者多，以迷瞶致誤，故大事記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辯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邪？○徐廣云：「周比亡，凡七縣，河南止緱氏。」此是合東西周地言之。今總注蓋因正統之說而誤者。

安王

威烈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

上策以東西周稱決不當。係之。王彪以

西周即王。故此係以安王。桓威惠武等公。著在

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實都東周。而

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皆指東西

二君。故多稱主君。其稱王者。則附以見

如秦興師求鼎。章蘇厲為周最章。鮑止

以嚴氏為賊一條。遂出安王。不知乃烈

王時事。又誤也。鮑用意雖勤。傳會舛謬者多。並見各章。

嚴氏為賊

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

正曰。韓策陽堅。此作堅字。有訛索隱曰。紀年韓

山堅賊其君哀侯。韓山堅即韓嚴。非嚴遂使聶

政殺俠累事也。而陽堅與焉。鴻烈人間訓注。堅

說見上及韓策。而陽堅與焉。小使也。韓策名堅

王鏊曰。此時周  
今不行。以韓弱  
小之國。而亦足  
以讓周紀法之  
不振。亦至此極  
哉。

道周

出二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

遣之

乘四馬也。一車駕。韓使人讓周。讓譙責也。

周之令已不行於諸侯矣。正曰。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正語之曰

使以留之之情告之。補曰。一本

寡人

孤寡不穀。知嚴氏之為賊。而陽堅與之故

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

待韓小國不足以容賊

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元在東周策時。周

辯雖足以文周。而周君實為天下逋逃主。所謂

欲益而彰者。何以示天下乎。正曰。考其時。則烈

王五年。王都東周。若以王都為尊。則舊卷首東周是矣。

許應元曰。韓周  
所命無幾。遂以  
留賊見讓矣。卑  
之哉。然且奈何  
請之耳。請而不  
得。曲在周。韓何  
與焉。

唐順之曰。客語  
韓之詞。委曲卑  
遜。若此。豈所謂  
天王之命令耶。

由汝成曰。賊不  
當留。而周留之。  
王不可讓。而韓  
讓之。周韓兩失  
之矣。

**赧王**

周紀慎觀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

武公正曰西周不當係之王前已論之

西周桓威惠武等公東周惠公昭文君

雖見史傳然年世不明事實難附鮑所

附赧王諸章據史亦有可考者然無考

者悉強附焉係王既非不復深論○錫

京大謬○按周紀西周君犇秦周君王

赧卒宋忠曰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

即西周武公王赧即周王也周君與王

赧此年俱卒通鑑書赧王入秦大事記

謂當從之史衍周君二字又楚世家楚

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則武公

為臣明矣豈可合為一人乎

**周共太子死**

周紹云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正

有誤而下注周

**有玉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

按史正義曰楚命翦適周諷周君欲立誰以微言告於翦翦今楚

適猶定也故與莫

**司馬翦**

司馬楚卿疑即昭翦謂楚王懷

**曰何不封公子咎**

周君別子

**而為之請太子**

**左成**

楚人正曰此類當因舊注凡有明徵者

當曰某國臣正義注此正作謂司馬翦曰周君

**不聽是公之智困**

困不通也

**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

**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

封之以資

**公若欲為太子**

此左成告翦之辭為皆去音猶助也

**因令**

**人謂相國御展子**

楚相之

**庸夫空**

庸空字同小臣也空其名

**曰王類欲令若為之**

王楚王類猶以若汝也言楚王之意告

**此健**

實之以地周果立咎為太子也此以上至西周武公是楚令周立公子咎為太子也

歸有光曰左成之策一舉而為剪收知於楚為楚市恩於周又為相國去二健

士也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徒猶悍也居中國不

便於相國二士居中與國事以其悍故相國不

國之所欲也故以相國令之為太子此策周紀

此說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有元在東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為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云云事在赧王十七年

禮之相在赧王二十九年此則王當齊閔之世

原為太后養地五十八年有周聚以收齊則正

時也按策西周兩章皆云最為太子而東周又

黃省曾曰此策大類左成又周事兩左氏亦奇或以為即一事者非吳註成楚人尚齊人當有據一為咎一為最固難牽合也田藝蘅曰二條本一事辭亦相類紀之者不同耳

考曰王何不以地齎周最齎持遺也最周之庶

日鮑意此即上章事而上以為太子也齊王令

司馬悍齊人以賂進周最於周進猶左尚齊人謂司

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

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猶令人微告悍悍補

一本悍請令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

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楚王楚人補曰最史

作聚索隱云最古聚字說文同趙策顏最史亦

司寇布司寇周官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

王工松曰左尚左成司馬悍司馬身疑即一人也

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

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最

時讓立周以最不肯立告齊正曰閔王說見前章此並無據

臣為君不取也

函冶氏

冶銷鐵也函蓋其姓補曰剡川姚氏云函姓冶官名因以為號

為齊太

公田和也始代

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

之金

歸還之也貢取也金買劍之金

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

賣

折折其錢而不賣則折作折閱義若作斷折故折折其錢而不賣則折作折閱義若作斷折

則於下

將死

函冶氏

而屬其子

屬屬同集韻託辭

曰必

無

無以告人獨知自知其良正曰二語因高注愚意必無獨知當作一句言凡有售必

使衆而其良不可獨知也

今君之使最為太子

周雖以最不肯立告齊猶

何洛文曰契即符驗之謂

田汝成曰契獨知猶相契也故曰天下未有信之

欲立之特未定耳

獨知之契也

契約也當兩知之今則獨補曰禮記右契注一

書兩札同

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

元作為補曰策為謂通借此當作謂

君實立果

亦用

而讓之於最

讓飾說也

以嫁之於齊

嫁猶賣也言欺齊

君為多巧

巧猶詐最

為多詐

心欲之而

君何不買信貨哉

可信之貨非獨知也

奉養無有愛於最也

愛猶吝

使天下見之

然則立最信矣

從周紀皆當為楚王正曰使衆見之而信最之當立從周紀改楚非補曰為周為君為齊之為

去聲

秦令樛里疾

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樛里故號樛里子後相武王

以車

歸有光曰游騰周客乎奚以能參周說楚也雖然陪臣入而天王迎則不以甚乎

田藝蘅曰廣車即柝車所謂喪車也

王祖嫡曰不直說先引二事為喻妙

張洲曰游騰之說楚委曲情至開喻明確自足傾聽

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為卒甚敬楚王怒懷

讓周以其重秦客謂疾游騰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楚王曰

昔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瑤欲伐公由夷國屬臨淮漢志

并州有仇猶城引此正曰高注狄國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史樗里傳作仇猶

韓子仇繇呂春秋劉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首漢志臨淮乃泗之連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

伐者公音求遺之大鐘載以廣車欲開道也因隨入

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受其鐘不防以兵桓公伐蔡

也僖二年蔡姬沉舟盪公公怒歸之未絕也蔡嫁之故伐之蔡蔡叔度所封屬汝南後徙沛

下號言伐楚號聲言也以其實襲蔡無鍾鼓曰襲正曰此

據左氏說陸氏纂今秦虎狼之國也喻其貪殘兼有

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

以蔡公由惑之以二國為惑補曰一本故使長戒之注以二國為戒也

兵在前戈矛之屬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衛行列為護也而實

囚之補曰一本下有也字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

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為楚王憂楚王乃悅樗里傳有

雍氏之役周紀注揚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赧王三年十五年楚再圍雍氏此十五年

也韓徵甲與粟於周徵猶索周君患之告蘇代秦

弟洛陽人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

蘇代曰蘇代說韓始揚之害終誘之利反得高都非舌辨之士故未易能

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屬上黨正曰水經云伊水逕邠邠亭又北

逕高都杜預云河南新城有邠邠亭括地志云高都故城在路州伊闕縣北京相璠云非在上

黨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以國事從之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元作中下同韓公族補曰索隱云公仲侈

裴駟云相國秦官韓亦有諸國倣秦也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

也昭屈景皆楚之謂楚王懷曰韓氏罷於兵罷

族姓後有不重注謂楚王王曰韓氏罷於兵疲

同勞倉廩空並穀所入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

之補曰一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曰拔如拔物然今圍雍

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困病猶楚王始不信昭

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元作粟於周此告楚

病也猶以饑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

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

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

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

必折而入於韓折猶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

之節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不

通其使是公以救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

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

許相卿曰是時周已折于秦而小韓故欲以救高都得周而絕秦絕秦則周專周折則韓重代之策公仲以是夫以是夫張居正曰此一語而五出之使人不查其繁古人文章妙處



雍氏而去紀有而略周君為東周補曰正義雍於恭反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以齊為韓魏

攻楚楚懷二十六年齊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

六年為韓魏攻秦此十七年也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當閔王元年此當作十

年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借韓慶凡韓皆韓人仕周也凡非本國人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

皆自其國來仕者也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

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誤當云六或

五補曰宛於袁反鄧州縣葉舒涉反汝州縣為強韓魏為猶而補曰一本而取宛

葉以北以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強韓魏南無楚

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夫

更盛更猶迭虛實有時言不可常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今雖

善韓魏後君不如令救邑周陰合為秦私陰猶而

君無攻但出兵臨秦不用攻也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以弱君

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名在弘農補曰正義云陝州桃林縣西南有洪溜澗

古函谷也今而無攻令救邑以君之情心所謂

秦王昭襄曰薛公必不補不字補曰史破秦以張

韓魏張去音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

與齊楚之東地即楚策下東國云而元作秦王出楚王懷以

楊維禎曰韓慶不明言藉兵乞食之利害而言恐張韓魏又以東國誘之正善說之法田汝成曰藉兵乞食即上文徵田與粟之謂凡三見

按史蘇代為西周說薛公而非韓慶未詳孰是

許應亨曰九年而取宛葉則齊病矣而又攻秦是重困也而卒強益韓魏是齊自斃其方以謀人而重收困于

已也齊雖失策抑亦義舉卒搖韓慶非終厥始

李東陽曰藉甲與粟茲困周也藉焉而勝則秦折而周緩周亦何不利藉甲與粟哉雖然勝秦非利周也齊也周易利藉甲與粟哉

張洲曰戰國山  
策諸侯惟以秦  
為患然兵不敢  
向函谷者以虎  
狼之國莫敢犯  
也薛公振不世  
出之威而儼然  
欲與秦從事為  
周者正宜不吝  
兵食以助之則  
秦可破而天下  
受其利奈何以  
疆韓魏為言而  
使薛公卒去秦  
無攻也計左甚  
矣

許應元曰嗟乎  
敵國不相征也  
入春秋而窮戰  
極伐矣前此且  
有振捷於王者  
至是而借道是  
恐衰矣

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會秦秦留之此十六年也君令敕邑以此

惠秦秦得無攻周之力也秦得無攻元作破而以楚之東國

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恩也齊得

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之兵故

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三晉必

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齊三晉畏秦故齊重薛公曰善因令韓慶

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

孟嘗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死葉小駁補曰大事記穎濱蘇氏云秦昭王欺楚懷王要之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怨秦借楚為名與韓魏伐秦自

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以盡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之君故橫行而莫之制世豈有以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為強

為和之為如字餘去聲

三國攻秦反反猶還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

西周謂魏王哀正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乃魏惠王後元年慎

親王三二年當魏襄元元年說見魏策此當作襄事在二十一年曰楚宋不利秦

之聽元作德三國也聽猶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

正曰三國不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彼且攻王之聚

楚宋攻魏之廩庫正曰邑落以利元作到補曰

日聚如羣狐聚陽人聚之類

我圖策卷一

十

十

至守仁曰戰國  
遊說之士本已  
之不利必先言  
彼之不利是其  
術也韓魏易地  
非不利於楚也  
乃曰方城危以  
動其心此楚王  
即肯止易術豈  
可不用也  
田汝成曰重在  
九鼎猶尊王也  
故說亦正

秦若為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舍軍次也魏

周必賓之故恐今速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西周弗利樊餘日高人正

作臣補曰姚云餘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

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地則魏亦有得

於得所以為之者魏雖多亡盡包二周東多於

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郊鄆郊鄆

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陽是也京兆山陽皆有

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河南郡

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補曰柱

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鄭本在西都畿內

咸林武公得號檜之地乃徙其封是為新鄭咸

林今華州鄭縣新鄭今鄭州正曰三川河洛伊

張儀所謂天下朝市秦武王所謂車通以闕周

室者也秦拔成臯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

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補韓兼兩上黨漢并

曰正義云方城山在葉縣西韓兼兩上黨州郡

甘茂傳注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也今按

東策周最再說金投秦策藍田涇山三章所言

霍謫曰策周也  
則易使楚因趙  
以止易易成非  
兩國之利也不  
使楚則韓魏不  
韓不因趙易成

語應亨曰戰秦魏而坐收其弊非直為周實為趙

秦昭十四年此二十二年補曰正義云水經注禹疏龍門以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也諸本本犀作犀當正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

父趙司寇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禁猶止趙之上計

莫如今秦魏復戰趙魏隣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

得之得猶勝正曰得其土地人民也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持猶保

周之得必不攻魏恐重傷秦若攻周而不得前

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

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解也補曰史甘茂媾又曰漢史媾講兩字常雜愚按媾講購韓世家有亦然今凡為和解之義者定讀從媾為交

結之義者字當從才後放此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

君却秦而定周也却猶退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

能支支猶拒必因君而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

而不制於人者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

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

怨之故往求救補曰大事記秦怒東魏王昭以

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也正曰趙兵無考周韓魏共伐秦此時韓魏

必周君反見梁囿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林池曰囿正曰囿

李元齡曰忘戰守之危而從遊觀之樂足可為戒

何孟春曰于時周之罪於秦亦亟矣而不社稷之憂而梁圃是樂甚矣周之樂亡也

者蕃育鳥獸之所而樂之也周人正曰謂周君

曰温囿不下此温屬河内言其樂不在梁下而又近近周臣能

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

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

天子故正曰韓世家使公孫喜率周魏伐秦敗伊闕緣是故稱謀主此周君也而設以

國為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為周扞者臣

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

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正曰是時魏上黨被

兵若周秦攻南陽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絕魏王

曰然則奈何綦毋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形即外貌也先言不好小利而後言好小利此正所謂關長短之說

小利謂温囿國小多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憂其勢宜不得游觀事秦而好小利無國患乃

得游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與温囿周

君得以為辭於父兄百姓云得戍卒之援而私元作利補曰姚

云錢本作私按作温囿以為樂得戍公也必不

合於秦臣嘗聞温囿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也

數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

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而羸四十金羸

餘賈魏王因使孟卯鴻烈泚論注致温囿於周

羅洪先曰講二國而區區爭羸於四十金陋哉

田汝成曰形外形即外貌也先言不好小利而後言好小利此正所謂關長短之說

君致送也而許之戍彪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圍其志荒矣恢雖

能得圍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補曰為辭為樂之為如字餘去聲

犀武敗周使周足周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

周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正曰左傳周鄭交

惡杜注兩相疾惡據此則皆當為故反主君之臣主君稱周君又秦重

秦之所重而欲相者欲得相周且惡臣於秦此人欲代足相周故敗其

使事此二國所以必惡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免已

順欲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

秦此下或人復說足也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且輕秦也

田藝衡曰一輕一重一善一惡是低昂說法

公必不免雖以免自請勢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

是公之事成元作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

且誅矣意其惡是於秦也

蘇厲亦秦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

離石祁者藺及離石屬西河祁屬太皆白起秦將

是攻用兵攻功字言善巧也又有天命也

得天今攻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

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

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發發矢左右皆曰善有一

張洲曰厲雖有為周之心而為武安君謀寔為忠告且引喻精當趨避明白善詞也

按說山訓云楚王有曰獲

王自射之則獲獲而獲則

使養由基射之始調矯矢

未發而獲擁在號矣幽通

賦曰養由射而獲號是也

劉黃裳曰先譽其善射乃不然之詞後可教射正欲正其射耳

歸有光曰白起不肯伐戰可謂善息而偃蹇稱疾可謂不善居功

陸深曰武安杜郵之禍蓋基之于善息矣

許應元曰稱病不出卒成杜郵之禍所謂有天命者天亦蹶之

唐順之曰此陳平所謂以間范增也

許應元曰繩必名曰謀楚一作器必多且歸楚注中其款識云然一作其必載

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

善善善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

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去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正曰列

女傳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夫射柳葉者

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也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

弓撥矢鉤元作鉤今從史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補曰姚本作鉤拘有鉤音古或通

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滅今公破韓魏殺犀武

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

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踐履也猶

過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周紀三十四年有補曰射之射柳之射食亦反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正曰岍山秦地非此所指高注在周

之山伍元作吾得楚將將為楚王頃襄屬怨於周

屬連也猶結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周太子

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正曰此謂將軍而正迎也史穰苴傳軍正無注迎伍得

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

因泄之楚曰微漏其言周君所以事伍得者罷

必名曰謀楚此以間得於楚言與王必求之楚

以歸此策後有關文

李應禎曰料事定謀若指諸掌決國家無患確確不壞其蘇氏說周公之謂與

洪邁曰除治也言治道迎楚師也蓋因問而問之以府怨于楚

丘濬曰以臣召君可謂禮乎况戎狄也今修於下則以秦而召周紀綱紊亂莫此為甚田藝蘅曰以此止周君無往辭亦正謀亦善余有丁曰天王狩于河湯義舉也春秋猶且借之掩然居其國而召其君今致魏師以求免何哉王整曰以君求善于臣而以原為太后養地是策雖善非大道也世俗之士類

而伍得無効也効猶致也得實未王必罪之以其

欺也彪謂此謀雖不出於正而免國於難可也正曰鮑以此為尊周繆矣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道請以臨韓魏周君患之

蘇子元作秦秦字季子洛陽人其死時東西周未分此當為代若厲諸如七處不一正曰

蘇秦東周洛陽人乎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

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之正曰河東過洛汭

在鞏縣東洛韓魏必惡之齊秦恐楚之取九

鼎也道廣可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

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韓魏君雖

不欲與也與之道正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

正曰無考周紀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

王何不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南其南耳正曰河南即西

周郊鄭考王封弟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

不往魏兵在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

也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不如譽秦王之孝也

秦昭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昭王母宣太后也因以原為太后養地



多如此  
許應亭曰始裂  
地以封之終割  
地以媚之甚矣  
秦之無道秦之  
衰也

張洲曰當戰國  
時王綱下振區  
區以大戎之秦  
敢于攻周上下  
之分蕩然矣周  
最說秦王言攻  
周之利害而不  
言天王不當攻  
之義是君子戰  
國之俗者也

許相卿曰恃援  
輕敵未有不亡  
者况乎周之微  
弱哉且援又可  
終恃耶

供養之地湯沐邑也補曰原姚本秦王太后必  
作應史同徐注穎川父城縣應鄉

喜是公有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為

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為秦王昭曰為國之計者不攻

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也

今見攻故天下畏秦正曰畏猶惡也周地狹不

足以利國而有攻天子之惡名見畏惡於天下

與司馬錯說同意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救於

周攻雖勝不無傷失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

是天下欲罷秦罷疲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

俱罷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疲則令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

忌也紀有

宮他周人正曰高注作臣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

故申伯國南陽三晉時屬韓韓釐五年秦拔我

宛蓋死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

秦饑而宛亡此下皆恃遠輕近而亡秦饑不鄭

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亡鄭河南新鄭鄭君

之侯滅邾莒亡於齊魯邾衍故邾也邾曹姓國二

故盈姓國三十世楚滅之蓋恃齊也陳蔡亡於楚陳舜後漢淮陽

滅陳四十二年滅蔡皆不見所恃蓋即恃楚不備之也此皆恃援國而輕

近敵也

援引也故有助意

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

矣君不如使周最

元作早補曰姚本正作最

陰合於趙以備

秦則不毀

戰國策譚樞第一

終

道也  
其君不如使  
秦則不致

國史記卷之

